

現代文學叢刊

成 名 以 後

王 家 棫 著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現代文學叢刊

成 名 以 後

王 象 概 著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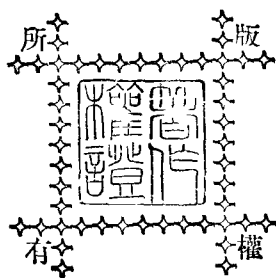
現代文成名以後 (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角五分

丑

(郵運匯費另加)



著 者 王 家 棧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路 錫 三

印 刷 者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所
上 海 澳 門 路

總 發 行 處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所

分 發 行 處 各 埠 中 華 書 局

(本書針對者柳啓新) (二一〇一九)

成名以後目次

(創作集)

1. 雞……………一
2. 意外……………一五
3. 鄉村教師……………三一
4. 醉了……………四五
5. 巡查……………五七
6. 禮物……………七一
7. 甲魚……………八五
8. 賤貨……………九九
9. 一年……………一一一
10. 揭幕……………一二三
11. 別宴……………一三五

12	清嫩肘子·····	一五三
13	成名以後·····	一六七
14	神祕的尾巴·····	一八三

成名以後

雞

把手裏的大麥撒到了兩塊碎磨拼成的階沿上，龍龍娘子捲着舌尖兒，咯咯地喊了幾聲，於是從草堆的後面走出兩頭雞兒來。雞是公母一對兒。公的半展着褐黃色的翅膀帶撲帶奔地飛跑在前面，母的也急忙划動着兩條短短的腿子，喉嚨裏咕咕地似乎在喊她的同伴等着一塊兒走。可是公的頭也不回地奔到龍龍娘子身邊，用很快的速度伸動着頸子啄食麥粒了。龍龍娘子看着後面走來的那頭母雞，心裏就閃過了一個小小的感觸。

『是的，』她看着公雞說，『他也跟龍龍一個樣子，有時全不顧到自己的老婆！』

公雞面前的麥子，沒一會兒就完全消滅在他迅速飛動的嘴巴之下，於

是把頸子伸到母雞的面前來，母雞讓了一步，去啄那些零落在磨石下面的殘餘。等到母雞再想伸頭到磨石上來的時候，公雞立刻停了嘴，瞪了她一眼，又用雄壯的身軀去擠着她，她却馴順地又退後去了。

『呸，你欺侮她——』龍龍娘子像一個母親申斥着她自己的孩子，一面想再抓一把麥來撒到別的地方去讓她獨自吃。她是看得出神了，忘記了那隻破筐子裏已經只剩得幾顆細砂子的了。她仍回過腦袋來，看着空筐子，就嘆了一口氣，只得提起腿來一揚，把公雞趕開，『你總得讓她也吃些啊！』

母雞低頭啄了一會子，像人們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似的，陡然停止，她回頭看看遠遠地站着的公雞，就咯咯地走到他那邊去。

『哼！你到底少不了他。』

暮色漸漸地合攏來，冬季的晚風吹得龍龍娘子抖擻着可是她仍呆呆地看着那一對雞兒，她似乎不願意馬上就回進屋子去，能在外面多耽一刻

好一刻似的。這是自從兩個月前龍龍死後，她一直是如此。她怕屋子裏的冷靜和寂寞，她怕看見丈夫遺留下來的物件，她怕許多嚴重的問題會來擾亂她的心。她把家裏除了自己以外僅有的生物——一對雞——當作了親密的伴侶，把一顆無從安放的心，放到這兩頭雞兒身上。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她看着他們，罵他們，撫摸着他們，還能使自己沈浸在另一個境界裏，暫時忘記了一切的苦痛，寂寞和貧窮。

在龍龍未死之前，她看見那些單身的娘兒們，總愛養着貓兒狗兒，像愛護自己的親人一般地愛着那些畜生，逢人便我的貓長我的狗短地訴說着，她覺得真可笑，真有些不可思議，人怎麼能永遠留意着那些無關緊要的畜生呢？如今她了解了，她也深深地感到這兩頭雞在她是不可缺少的了。她也會不自覺地用欣然的語調告訴旁人：『我的雞肥了呢。』或是悽然地訴說着公雞怎樣地欺侮母雞，正像從前訴說着龍龍喝醉了酒怎樣打罵她一個樣子。她每天傍晚從田裏回來的時候，心裏老惦着這一對雞兒。要是鄰人

們拉着她要跟她說回兒閒話，她總是急急地撇下了他們，說道：

『少陪了，天夜了呢，我得去餵我的雞兒了。』

天全黑了，兩頭雞停止了活動，靜靜地伏在一棵矮樹的下面，龍龍娘子不能不走前去把他們趕進了一隻煤油木箱做的雞窩裏，然後抱着箱子走進屋子來。屋子裏也寂靜。她每一個動作都發着很大的聲響。她關上門，又點了一盞豆油手照。手照上像瓜子大的一點火焰，放着微微的光，把屋子裏的陰影都趕到四面角落裏去埋伏着。偶而有尖利的風從門縫裏攢了進來，吹得燈光在跳躍的時候，埋伏着的陰影也跟着像鬼怪一樣的在波動了。她感到寒冷和恐怖，並且有重重的東西壓住了她的心！

『啊，我怎也少不了他！』

她把日裏吃剩的一碗冷飯，倒到了鍋裏去。灶裏燃着了，龍龍娘子覺得身上暖和了許多，可是她的心仍沒有暖和，舉起視線來望着靠裏面的那隻床。她想起在兩個月以前，這會子龍龍總是醉得像一頭豬，跌倒在床上，定要

等自己弄好了飯，使勁擰着他的腿，他才會涎嘴呆舌地嘟囔着起來一同吃飯。如今床是空的，她沒有聽見打鼾的聲音，也沒有聞到難聞的酒的氣息。

獨自靜靜地吃着那碗飯的時候，她記起了雞食已經沒有了，明兒又得去買了呢。關於雞食，她老是留心着的，雖是萬分艱難，她寧願節省着自己的吃用，不肯委屈了他們。想起買雞食，龍龍娘子又把心移到錢的事上去。今兒揀點枕頭下面的銅子時，不祇剩一百多個了嗎？一百多個銅子能維持幾天呢？用完了又怎樣呢？

「啊喲，今兒是十四，後天不是十六嗎？十六是約着要還那一塊兩毛錢龍龍欠下的酒賬的日子啊！我怎麼昏頭昏腦到這會子才想起！」龍龍娘子的問題，好像釣魚絲上的一串浮子，抽起一個，第二個也浮起水面來，終於抽起了這最沉重的一個。

心裏一着急，飯也幾乎沒心腸吃下去。她知道茂興老闖的錢是不好欠的，他一些不講人情。但後天拿什麼還他呢？爲什麼自己糊裏糊塗的不早些

想想法子？

她以前並不是一點沒有轉念到這個問題，可是白想着有什麼用呢？知道家裏這些破爛的東西，沒一樣值得了錢的。火還沒有燃燒到眉毛上的時候，祇好得過且過着。但如今可急迫了呢，明天過了就是後天啊！她怕考慮到這問題，可是不能不考慮着。

躊躇着，焦慮着，直到她把身子鑽進了冰冷的被窩時，那酒脹的事仍使她操着心。她再也沒有解決的辦法，後來想起了上回隔壁汪伯伯勸她的話了：

「你養着那麼肥的兩隻雞，爲什麼不賣呢？一塊半一隻，也值了三塊錢。如今倒要買麥子賠錢。」

雖是想起了，可是她立刻覺得這不是辦法。「不行，不行的，」她堅決地對自己說。

不行嗎？但怎樣對付茂興老呢？又經過了很長的時候，她祇得想賣掉

一隻吧。一隻的錢已够還賬的了，並且留着一隻，自己也有伴了。心裏還不能十分決定的時候，她突然地走下床來，重又點燃了那盞吹熄了好久的手照，走過去揭開雞窩的蓋子。兩頭雞緊緊地伏在襯着的稻草裏，公雞的頭伸在母雞的翅膀下面，正像兩個月前龍龍老喜歡鑽在自己懷裏睡覺的樣子。他們看見了燈光，都陡然地舉起眼來，但很快地又低了下去，把身子擠得更緊些。

她憂鬱地呆着搖搖頭。

賣呢？還是不賣呢？問題苦惱着龍龍娘子直到過了夜半。後來她把公雞時常要欺侮母雞，不如賣了反使母雞清靜的話給自己譬解着，橫着心決定下來。事實上，也除此再沒有第二個法子了。

第二天，龍龍娘子很早的就起了身，仍經過了幾次的猶豫，才下了最大的決心把母雞先放到了院子裏去，然後關上門，捉住了那頭公雞。公雞在她

的手裏掙扎着，想鼓動他被抓住的翅膀，伸動着他懸空的兩腳，喉嚨裏咕咕地叫着。

『我怎樣也不願意離開你！』她似乎聽見公雞在這樣的喊叫。龍龍娘子的手發抖了，她幾次的想放下他來，但每次都給茂興老闖兇狠的印象止住了，結果乃抖抖地用一條繩子縛住了雞腳，裝進一隻籃子去。自己急急把破青布圍裙拴一拴緊，提起籃子。雞在籃子裏仍不時的掙扎，她又找了一塊舊報紙給蓋沒了。她不敢看他。

走出門的時候，第一件搶進她視線的東西是那咯咯地正在找尋她伙伴的母雞，龍龍娘子覺得一陣心酸。

『可憐的東西，你會跟我一樣的孤單了！我知道你少不了他，但有什麼法子呢？』天派我們這樣的。』她像逃命樣的用飛快的步子離了家。

是陰霾而寒冷的天，看樣子會下雪呢。龍龍娘子昏昏地走了一程，臉凍得紅紅的。心裏不敢想什麼，可是仍不能不使自己時時地揭開在膀子上跳

動的籃子。那可憐的畜生，對她睜着驚疑的眼，張闔着嘴殼。她有時伸手插到他的毛羽裏去，她發現他週身都在發着抖。

到了市集，龍龍娘子找到了一家雞行。她像遺棄一個私生子那樣地把雞交給了雞行的夥計，她沒等到夥計拿秤來稱給她看，祇說了一聲明天來拿錢，就立刻回轉身離開了那裏。然後用帶在身邊的銅子給自己買了些米。同時她沒有忘記另外還賣了些大麥。

回到家，連籃子都來不及放掉，她去找那頭母雞。前面院子裏沒有母雞的影踪，在屋子後面牆腳邊，才發現了那可憐的東西，呆呆地站在一堆枯黃的落葉裏面，蓬鬆着羽毛，縮着頭頸，半閉着眼睛。

龍龍娘子急忙抓了一把麥子撒到地上，一面捲着舌尖咯咯地喊她。

『如今沒人跟你搶奪的了——來罷！』

母雞站着不動，張開了一下眼，望了一望，又合攏了。

她又叫了幾聲，母雞仍不理會她。龍龍娘子只得走了前去，手掌裏托了

一些麥粒，湊近她的嘴殼去。

母雞才懶洋洋地啄了幾顆，可是末一顆只在黃色而堅硬的嘴巴裏含了一含，又搖着頭吐掉了。

龍龍娘子覺得一些辦法也沒有。她也跟着呆住了，眼睛望着天上陰暗的雲。料峭的風，使她更清晰地覺到了自己眼眶的下面有冰冷的東西在掛下來。隔了好一會子她才開口道：

『你吃吧——我知道你離不了他，可是他常常搶你的東西吃，磨折你，他不是好東西，讓他去吧……』她還沒有把話說完，立刻想起了龍龍死後的第二天，有人這樣地勸她道：

『你放開些吧，他喝了酒時常會打你罵你的，讓他去吧——』
她立刻撇下母雞跳進屋子，倒在床上放聲大哭。

哭了一陣，她已忘了今兒一直還沒有吃過東西，她不覺得飢餓，並且什麼都不在她的心上了，除了那雞。她像發了瘋似的站起來擦乾了眼淚，奔回

市集去。

幸而那公雞還沒有主顧，她如願地在夥計手裏收回了他。雖給夥計排揎了一陣子，她已挽回了一個幾乎不能挽回的罪過，心裏快活得什麼似的，又奔回家來。

『我給你找回來了，這會子該快活了吧！』她一面急急地解除公雞腳上的繩子。

公雞還沒有等到她放手，就張開翅膀撲了出去，被扣了好半天的腿子，使他一時站不穩，鬆爽地叫了幾聲，拍着翅膀一顛一拐地過去了。母雞也立刻活潑地迎了上來。

龍龍娘子到裏面去抓了麥，撒到磨石上。一切都恢復了平日的樣子。

當她回進屋子的時候，剛才那種快樂的情緒又離開了她。一轉念間，那茂興老闆的酒賬又來佔領了她的心。

明天怎樣呢？明天怎樣呢？

明天很容易地來了。到下午，一個帶玳瑁邊眼鏡的老頭子到了龍龍娘子的家來。那就是茂興老闆。

『既約了今天，爲什麼不給我送去，定要我喝這一下子西北風！』老闆忿忿地把埋在厚厚的圍巾裏的嘴巴伸了出來。從眼鏡邊緣上面射出來的目光，像兩支利箭。

『因爲……』龍龍娘子的臉發了白。

『因爲什麼？快拿錢來！』

『……沒有……』

『虧你還說得出沒有，你也不知約了我多少次了，總是沒有沒有，沒有就成了嗎？我的酒也是化雪白的銀子買來的啊。』

『老闆，你是知道的，自從龍龍一死，今年田裏的收成，全在他喪事裏用光了，如今我吃用都一些也沒有着落。你的賬，我怎會不放在心上的，可是真